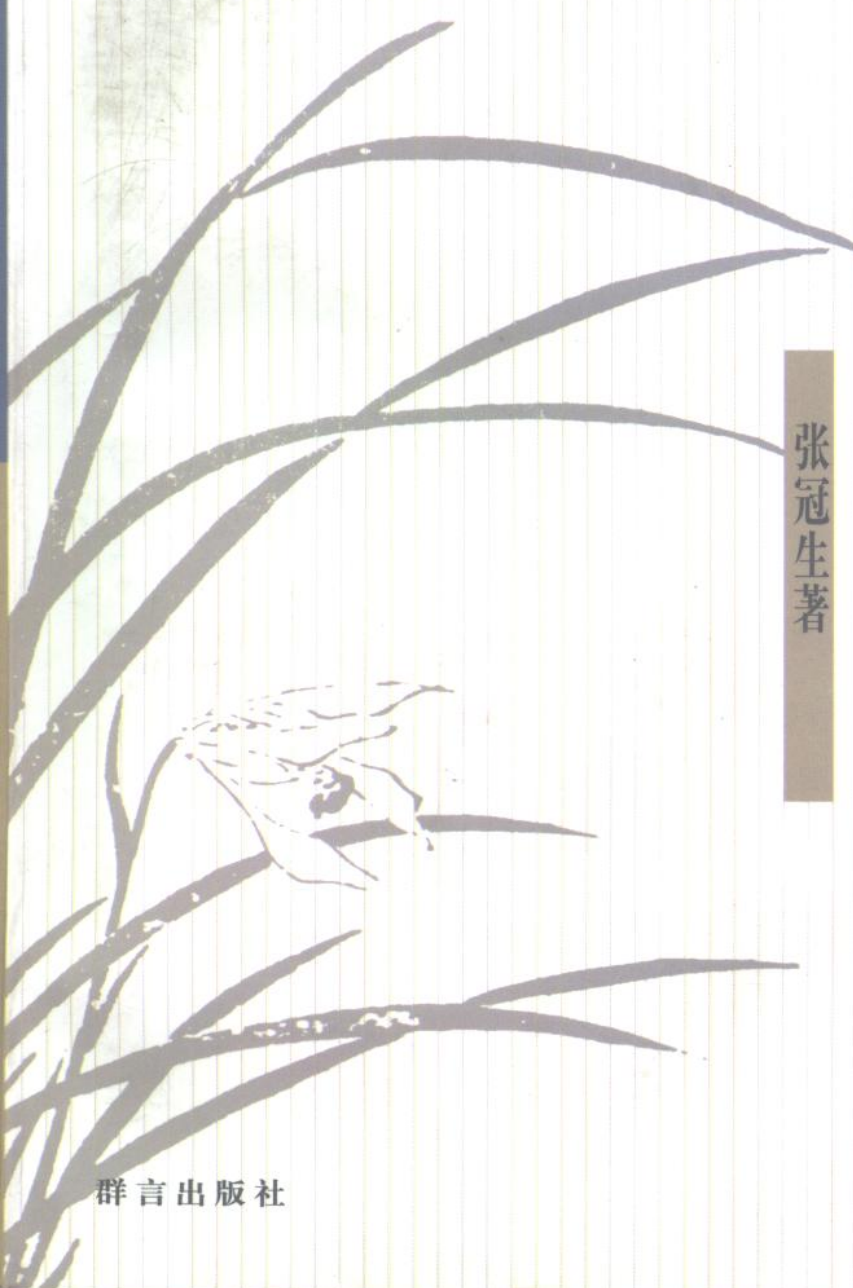


费孝通传

张冠生著



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传

张冠生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传/张冠生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9

ISBN 7-80080-261-2

I. 费…

II. 张…

III. 费孝通—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177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电话:65265522—2216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2 插页 458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155 定价: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序 幕	1
一 祖先与姓氏源流	1
二 吴江这一方水土	5
三 世纪初的东方时空	8
第二章 早 年	17
一 古镇世家	17
二 父母贤达	21
三 家教肃正	25
四 师德温润	29
五 手笔初试	35
六 哥哥姐姐	41
第三章 求 学	55
一 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	56
二 倾听学术改革的号角	60

三	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	68
四	进入体质人类学的堂奥	73
五	一生中难得的好时光	81
 第四章 破 题		95
一	初出茅庐	95
二	进入瑶山	100
三	甘苦自知	104
四	花蓝瑶调查	109
五	飞来横祸	114
六	无心插柳	123
 第五章 留 学		133
一	水路回望	133
二	登堂入室	139
三	“今天的人类学”	147
四	良师益友	155
五	文章得失寸心知	161
 第六章 风雨如晦		173
一	一头钻进农村	174

二	魁阁的日子	181
三	艰难时世	188
四	“野性的呼声”	196
五	学术的进展	203
第七章	鸡鸣不已	215
一	初访美国	215
二	加入民盟	228
三	民主教授	235
四	重访英伦	247
五	学术丰收	252
六	“乡土”双璧	262
七	讲坛内外	269
第八章	接受“改造”	285
一	此改造非彼改造	285
二	六天里的民主课	294
三	清华的“大课”	301
四	六个半月的民族课	306
五	取消了社会学课	313

第九章 见证“反右”	329
一 “早春”前后	330
二 关于社会学的“几句话”	344
三 重访江村	354
四 科学体制问题讨论	368
五 多年后的一段对话	383
 第十章 经历“文革”	401
一 一夜之间	402
二 干校生活	408
三 “我看人看我”	419
 第十一章 复 活	427
一 复出	428
二 重建社会学	433
三 “改正”	442
四 三访江村	449
 第十二章 老骥伏枥	459
一 追踪“草根工业”	460

二	追踪小城镇发展	470
三	研究区域发展	481
四	民族研究新成果	492
五	追踪温州市场发展	503
六	行行重行行	515
 第十三章 学术反思		529
一	重提“心态”问题	530
二	重读《生育制度》	537
三	重读《江村经济》	545
四	呼吁“文化自觉”	554
五	言者谆谆	563
 第十四章 独举学灯		579
一	“逝者如斯”	580
二	“还是要无心插柳”	595
三	“圈外人语”	604
四	“浦东呼唤社会学”	610
五	“决心补课”	621
 第十五章 山中岁月 海上心情		631

第一章 序 幕

……我想起了10岁前住在吴江县城里时的事。那时候,我们晚上出门,还没有手电筒,总得提个灯笼。灯笼两面贴着两行红字,一行是“江夏费”三个字,另一行是什么堂,堂名我已记不得。我也问过妈妈,江夏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我说,这是你这家费姓的郡名,就是你这家姓费的祖先曾是江夏的望族。

费孝通:《寻根絮语》^[1]

一 祖先与姓氏源流

打开《江夏费氏世谱》(1995年),正文第一句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费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

据这本世谱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费(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称大费。伯益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费,为费氏祖先。《辞海》的“伯益”条说,伯益“亦称大费”。记录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事的《竹书纪年》中，有“费侯伯益出就国”^[2]的记载，可与世谱的相关内容作参证。如果把《竹书纪年》这一记载看作确有费氏曾在夏朝为侯的文献依据之一，费姓的根源即可以上溯到夏朝。

费孝通说他早年时看到过老家收藏的家谱。他当时正在读《三国演义》，家谱上费祗这个名字给他的印象很深，知道了家谱所载的祖先中有个深得诸葛亮器重的人。

关于费祗其人，从有关史书记载中，可知他是江夏郡郢县（今河南省罗山县）人，为三国时代蜀国重臣，显名当时与后世。^[3]费祗性情良实，理政练达，是社稷之才。刘禅继位后，费祗出任黄门侍郎，位于人君之侧，传达诏命。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许他是“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一次，“丞相亮南征还，群寮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祗右，而亮特命祗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4]。

后来，诸葛亮病危，刘禅遣人询问其后继之人。诸葛亮举荐蒋琬、费祗接替自己主持朝政。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翌年，“汉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5]。汉延熙六年（243年），“汉蒋琬病甚；以费祗为大将军录尚书事”^[6]。蒋琬病逝后，费祗主持国政。他努力维持蜀汉后期政治清明和社会相对安定，为官清廉，家不积财，留下了当世功名。

从费祗的事功和官职来看，费孝通幼年时家中贴有“江夏费”字样的灯笼，以及母亲对“江夏费”的解释，有理由使人相信费氏确与家谱上记载的这支三国望族存在着历史渊源联系。根据现有的材料，“江夏”这个地名和“费”这个姓氏联在一起，也可以从费祗这里找到由来及其依据。

据当地专家考证，费祗的出生地就是当年的江夏郡郢县，

如今的罗山县费家湾。县城故址应在今罗山县涩港乡同心村一带。此处尚存许多汉代砖瓦。郾县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几度分合，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县城迁到小罗山(今名小龙山)下，始更名罗山县至今。罗山县历代志乘都把费祗列为第一乡贤，现存的明、清罗山县旧志上，都专立有费祗传。旧时，罗山县城有费公祠，费家湾民国时期曾有费公乡。

费家湾坐落在今罗山县城东南15公里处，位于淮河主要支流之一的竹竿河西岸，是现在罗山费氏族人的聚居地。据1997年夏季的一次实地访谈记录，费家湾现有费姓人口140多人，20多户人家，年纪最长者81岁。现在费家湾费氏族人沿袭的辈分排序用字为：朝、九、德、新、敬、孝、宗、全、财、达、政、盛，共12个字。据罗山志书记载，当地在汉时已经有了费氏先民。从那时到现在，一脉相承，繁衍生息，延续至今。

夏禹时代的伯益，三国时代的费祗，20世纪的费孝通，一出东夷，一出中原，一出吴越，三地相距遥遥，却由同一个世谱联系在同一族系，其中的连线是怎么接通的呢？这个问题曾被提到罗山费氏族人面前，问及费氏先民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迁到了罗山，结果是“已无线索可寻”，茫然得很。幸亏吴越费氏孝通先生晚年偶有寻根之举，他寻访到了当年伯益封地，又多次到过中原。《寻根絮语》一文留下了他寻访考证的推想和结论，为接通东夷、中原、吴越三地的费氏脉线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是这样写的：

……请教《辞海》。查到了费祗，同时也查到不少其他费姓人名。这一系列人名中把外国人的译名抛开，我一数，共有10名是中国人。我想如果把他们的年代、籍贯排列一下也许可以看到一些费姓迁移的路线……

这 10 个人名按时代安排如下：1. 费直，学者，东莱人（今山东掖县）。2—3. 费长房，a. 东汉方士，汝南人（今河南上蔡西南）；b. 隋佛教学者，成都人。4. 费祎（？—253 年），三国江夏郢县人（今河南信阳东北）。5. 费彪（502—567 年），南朝梁江夏人（湖北武昌）。6. 费信（1388—？），明航海家，苏州昆山人。7. 费密（1623—1699 年），明清之际学者，新繁人（四川）。8. 费扬古（1645—1701 年），清将军，满洲正白旗人。9. 费丹旭（1801—1890 年），清画家，浙江乌程人（今湖州）。10. 费穆（1906—1951 年），电影导演，江苏苏州人。

也可以说是巧合，按这张名单所列这 10 名历史人物的出生地，除其中一个为满族，按年代安排恰是从山东到河南、湖北，一支去四川，一支去江浙……从鲁到楚原有道路相通……这条路必须穿过今河南省境。从山东南下的费姓中有些在河南南部和湖北中部的江夏地方停留下来，当属可能之事。如果上述的费姓迁徙路线，结合了我家灯笼上的郡名，我作出这样的推想，至少不能说全属想入非非。^[7]

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费姓的望族气脉绵延，名士辈出。由《江夏费氏世谱》可知，费祎之后，有费诗为谏议大夫。唐代时候，费冠卿为元和年间（806—820 年）进士。此后，有费宗陶、费叔熊皆为前蜀（907—932 年）辅佐；费黄裳举后蜀（约 950 年）进士第一；费有章为南宋绍熙年（1190—1194 年）吏部尚书；费有章之子费士寅、费士威等先后登第。费士寅曾官拜副相，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 年）参知政事。开禧年间（1205—1207 年），他因不附权贵，忤犯外戚显宦，挂冠辞朝，择地而居，住在吴

江垂虹桥畔。吴江自此得有“东城费氏”之号，并自此后依照次第称第几代孙。后世子孙纂修家谱时，称费士寅为吴江费氏第一代祖。

二 吴江这一方水土

吴江是费孝通的祖籍，地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端。

有句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江在苏杭之间。最能代表吴江历史经济特点的盛泽、震泽两大名镇，几乎就处在苏杭两地的中间地段。这个地理位置，使吴江天然地就处在人间天堂之“中”。也许是这个得天独厚的缘故，就连吴江自古以来的别名，如青草滩、松江、松陵、笠泽、枫江、鲈乡……也无不赏心悦目，韵味悠长。世世代代植根于此的吴江人，既享用着这一方水土的滋养，又把这太湖之滨、运河两岸的吴江大地耕种、梳理得锦绣一般美丽、富足。

吴江是太湖湖东平原的一部分，地处太湖流域腹部，西滨太湖，东临上海青浦，北接本省的吴县、昆山，南连浙江的湖州、嘉兴、嘉善，是长江三角洲上苏州、嘉兴、湖州这个小三角的中心地带。这一带平畴沃野，水网纵横交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除了宜种稻、麦、油菜之外，也十分有利于蚕桑的自然生长。当地人民从事植桑养蚕、缫丝织绸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娴熟的技艺，历千百年兴衰交替，至今脉气犹旺。蚕桑丝织，成了吴江百姓丰衣足食、遂生乐业的传家宝。盛泽镇的先蚕祠，震泽镇的蚕王殿，专事供奉蚕神；一般乡镇的寺庙，大都在偏殿或旁座供蚕神像；村头巷尾的小土地堂，亦供蚕神；甚至富有蚕户的家屋墙上，也砌有神龛，自供神像。这类建筑和习俗，表达了民众对蚕桑丝织的情

有独钟和殷殷期望。

《吴江丝绸志》(1992年)一书说,唐代时,“吴绫”已是朝廷贡品;明代时,更是“桑麻遍野”,“湖丝遍天下”^[8];清代同治年间,“震泽丝市极为兴旺,周围摇经基地如众星拱月,摇户人众十万”;19世纪末20世纪初,“吴江蚕区农民惰于稼,而勤于蚕,以至于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丝业呈现繁荣景象,民国初年全县桑田20万亩,桑树6000万株,养蚕户数21000家,养蚕人数10500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数的22%”^[9]。

到1934年,一份《改良吴江蚕丝计划》中的一段话,更能使人体察蚕丝业在吴江经济中的重要意义。这段话说:

吴江素以蚕桑为农民惟一副产,向为著名之七里丝之区,且丝绸织品年有数百万元以上之收入,亦为本县大宗之产品,故本县蚕丝业之盛衰,实本县经济周转之大关键也,近年来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丝市倾销影响,以致丝价蚕价一落千丈,加以人造丝之侵占,土丝渐归淘汰,如再不设法改进,则吴江蚕业定必一蹶不振,而农村经济不复可挽救矣;故蚕丝业之改良实为本县建设事业中之一急务也。^[10]

在这项“急务”背后的蚕丝业危机中,有一个身材弱小、志向远大的女性,放弃了大小姐可以享受的悠闲生活,站到了中国蚕丝业改革事业的最前沿,开始进行艰苦卓绝的生丝改良工作。她就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其事功在本书有关章节有所述及)。她为重振家乡蚕丝业所作出的非凡贡献,使她成为古往今来吴江志士仁人的一个杰出代表。

自古以来,吴江就是一方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费树蔚、柳亚子、杨天骥、郑辟疆、孙本文……据《吴江县志》(1994年)记载,仅是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先后出过38个进士,80个文武举人。

明末清初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元理学之后又一个学术大发展时期。有专家认为,“明末清初的学者,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可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11]。活跃在这个时期文坛上且有大影响的复社、几社、慎交社、惊隐诗社等文学社团,都有吴江人民为其中坚。其时的大学者顾炎武,早年曾入复社,后来又参加惊隐诗社。顾氏常到吴江,与诗社中吴江人王锡闾、吴炎、潘柽章等来往,和王锡闾最为要好。顾炎武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闾。”^[12]

王锡闾是吴江震泽人,是个奇才怪杰,对历象之学尤其精通,“谓中历、西历互有短长,乃自创新法……所著《历法》、《历说》、《大统历启蒙》、《解圜》、《三辰仪晷》诸书,通历术者视之,以为专家不逮也”^[13]。王氏又曾与友人潘柽章、吴炎一起,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撰《明史记》,想来也当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他们借助顾炎武、钱谦益等人所藏史籍,博采国史家乘和各地方志,历时数年,书稿已成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有奇。即将完稿时,“明史案”发,《明史记》书稿遭劫焚毁。^[14]书虽未成,但他们当年在吴江平望镇的溪港“观物草庐”发奋著书的事迹,确可看作吴江文人勤于笔耕的一个印证。

有清一代,吴江的盛泽、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芦墟这六个

镇上先后出现九所书院(如盛泽的吴公书院、松陵学舍、肄业公所,黎里的楔湖书院,松陵的松陵书院、震泽书院,同里的同川书院,平望的艺英书院,芦墟的切问书院等)。一县之地,一朝之间,而九所书院,吴江的读书风气之盛,文化氛围之浓,由此可见一斑。吴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风气,当是从古今绵延的读书传统中酝酿出来的。

吴江人氏的历代著述,在1994年编修出版的《吴江县志》中,共选录书目257种。其中民国以前的179种,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85种;民国时期36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2种。

单从《江夏费氏世谱》上看费家近、现代人物,也能看出吴江学风炽盛。如费延釐,同治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其子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成诵。兵部尚书吴大澂爱其才,招为快婿。费树蔚之子费巩,自幼受父亲和表兄柳亚子督责,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巴黎、伦敦深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1年)、《瑞士政府》(1933年)、《比较宪法》(1934年)和《中国经济问题》等书。费孝通在同时期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年)、《生育制度》(1947年)、《乡土中国》(1947年)等书;费家姻亲柳亚子在民国前后写下了几千首旧诗、几百篇文言文、几十篇语体文和《南社记略》……这些篇章中,激荡着20世纪初的时代风云,预示着古老中国20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

三 世纪初的东方时空

20世纪初的东方时空,是东西方文化正面碰撞、全面接触的一处历史现场。

中华民族在 19 世纪后半期一浪接一浪的自强冲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的一连串挫折,开始寻求新的河床。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疯狂洗劫,^[15] 清廷被迫对主战重臣的革职赐死,^[16] 都使民族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中国人亲眼目睹了坚船利炮的威力,看到了国门之外那个工业世界的咄咄逼人,发现了小农传统上旧的民族生存方式的终结。梁启超“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之语,实为当时万千中国读书人的实情。面对五大洲各国,或者承汉唐之风大步迎上去,或者在犹豫之中被历史的大手推过去,无论如何,中华民族都再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求富强了。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言:“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17]

知识分子也许是首先觉悟到这一变局的群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走向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前台。义和团运动后的大规模出洋求学热潮,激荡出 20 世纪中国百年图强宏大乐章的序曲。

序曲当中的 1910 年,是本书传主费孝通的出生之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前夜。大清帝国衰朽已极,新一页历史即将翻开。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两片从大洋彼岸飘来的“青萍”,是两个引人注意的历史细节。

1906 年,美国一位大学校长 Edmund J. James 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